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八十五回 大救凶災剝魔貸金 小施道術鬼神移粟

建文二十一年冬十月，月君臨軒，命鄭洽、程智二人齋奏行在，並諭之曰：「孤家已發符敕，調遣各郡將士，俟會齊之日即行北伐，克取燕山祇候回鑾。爾其代奏。」鄭洽二使遵命，叩謝出朝。又別過百官，自赴滇中獅子山白龍庵，面帝復命去了。在萬之間，已是新春，為建文二十二年。從上元下雨起，直陰至五月初旬，田疇浸沒，廬舍衝塌，陸地竟可行舟，百欲不能播種。偶爾晴霽，返似亢陽為祟，濕熱交蒸，疫癘大行，兵民俱疲卻像個天公知道月君有伐燕之舉，故降此災殃以止遏他的！春麥既經朽爛，秋禾未經藝殖，兩收絕望。富者尚多釐慮，貧民唯有咨嗟。月君先蠲賦稅，而又發倉糧以賑濟，並溥施靈丹，全活無算。秋末冬初，復又發資本種麥，接濟來春。

誰料天道奇寒，陰霾蔽日，烈風霰雪，動輒兼旬，林木鳥獸，莫不凍死。過了殘冬，是建文二十三年。大下一場冰雹，無多的麥穗，盡被打得稀爛。連忙插種秋稼，又遭亢旱，月君祈得甘霖，方幸收成有望。不意禾根底下，生出一種蟲來，如蝨之蝨木，只在心內鑽齧，雖有三千繡花神針，若要殺蟲，就是殺禾，竟施展不得。又像個天公為月君道術廣大，故意生出這樣東西來壞他國運的。月君盡發內外帑藏，多方救濟，僅免於流離載路。尤可怪者，人家所畜雞、豕、牛、羊之類，好端端跳起來就死，那犁田的牛與驢，竟死得絕了種。縱有籽粒，也沒牛來犁土；縱有金錢，也沒處去買牛畜，這叫做六畜瘟。百姓都是枵腹的，眼放著這些畜類的血肉，怎肯拿來拋棄？排家列舍起來，且用充饑。那曉得竟是吃了瘟疫下去，嘔又嘔不出，瀉又瀉不下，頃刻了命。初時這些愚民，只道女皇是位神仙，風、雲、雷、雨，反掌就有，怕甚水旱災荒？到這個地步，方知天數來時，就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，也是遮不住的。到底百姓死不甘心，逕聚了數十萬眾，跪在闕下痛哭。月君用個急智，煩令兩位劍仙慰諭道：「五日之內，帝師求天雨粟，求地產金，來活爾等之命。」眾百姓方歡呼而散。

月君乃請諸位仙師商議。公孫大娘進言道：「今且化石為金以濟之。」鮑師道：「不可！鍾離子所謂五百年仍還原質，純陽子所不願學。月君其可用此術乎？」聶隱娘道：「請於大稔之處，運米以賑之，何如？」鮑師道：「更為不可！即如五鬼搬運之法，總是豫為買下的東西，所費止兩許錢許，尚且白取不得，何況令神人從空運取百萬之數耶？」素英道：「運米之後，慢慢償其價值，也還使得。」鮑師道：「怕使不得。但人家倉廩之內，忽地少了米石，豈不冤賴他人？以致毒罵咒詛。我雖不聽得，冥冥中自有聽見者。一人咒詛且不能當，何況於數千百人耶？」曼師道：「左使不得，右使不得，你把個使得的法兒出來與我看！」鮑師道：「曼道兄技癢了！我是沒有法，你定有個妙法在那裡，要帝師來央及了。」曼師笑道：「老道婆，且莫打趣！我有一粒粟中藏世界的法兒，把這幾郡地方總藏在粟穀之內，那裡還有什麼災荒呢？」鮑師道：「老乞尼，莫裝你幌子！我就用半升鑊內煮山川的法子，連你那無門洞天一並煮個粉碎，怕不做喪家之狗？比災荒還利害哩！」眾仙師皆笑。

月君獨嗟歎道：「我枉有七卷天書，卻沒有個回天的法！俗語云：『戲法無真，黃金無假。』倒是句真話。到了在陳絕糧，就是聖賢也沒奈何的！」曼師又笑說：「帝師太謙了！再過兩日，天就雨粟，地就產金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哩！」月君道：「曼師莫笑話，端的要求曼師顯個妙法。」眾仙師見曼師說的都是冷話，便和聲齊贊道：「曼師是南海法門，我等都要叩求的了！」

素英、寒簧先向跟前跪下。曼師忙扶起道：「我是說要要，那得有怎麼法兒？」鮑師道：「你哄耍著人跪了，卻沒得說，問你個欺詐的罪名，該發配沙門島！」曼師道：「沙門是我故鄉，帶你去舞個鮑老與人看看！」眾仙師又笑。月君沈吟道：「二師真是無法？」鮑師道：「怎沒有法？從來天道可以勝人，人道亦可勝天，還須在人道上講究才是。」月君隨稽首叩問人道勝天之法，鮑師道：「要近理著己，除非借債。借債就是人道，借得來，就可勝天。你看如今大小官員，那個不借債來妝些體面？況且小民欠了債，要被人打罵，或送官整治；若是做官的欠了債，就要讓他些體面，即使沒得清還，也要相待他些。」

曼師道：「帝師稱孤道寡，與帝王無異，只可放債，怎麼向人借債？這老道姑一味胡言！」鮑師道：「像你那樣不通文理，怎知讀書君子的話？皇帝若不借債，周天子因何有避債台？官府若不借債，因何叫做債帥？帝師做過女元帥的，考古證今，做個債帥，亦何害於事？」一手指著曼師道：「只要他做保人就是。」曼師搖手道：「不做中人不作保，一世沒煩惱。我知道債主是誰，肯要我這窮鬼作保？」鮑師笑道：「債主，債主，有個『主』字，便是放債的了！」曼師乃笑說：「他麼，我一時想不到，只怕利錢太重，日後帝師還不起，累及我保人准折去哩！」

那時月君已心下了了，就道：「則天在彼，難道做不得中人？」鮑師道：「是耶！他受過帝師情的，不要說做中，就把他抵在那邊，也是應該的！快寫借券起來！」寒簧即遞上五尺素花絞綃，月君信手揮道：

前生上界月中天子，今生下界塵中帝師唐某，特倩南海尊者曼陀尼，將契書一道，送至須彌高頂九華珠闕、至聖至神剝魔大法主姊姊台前：貸銀二百萬兩，為建文皇帝賑恤災黎之用，賢姊姊唯大量，愚妹妹故至誠也！歲在屠維大荒落中元日。若問保人，念彼觀音力。

諸位仙師看了，皆不解後數句之意，但贊道：「債主，借主，中人，保人，皆古來未有之奇人，只這借券，亦古來未有之奇券！」曼師道：「這樣奇事，請你們去做！」鮑師道：「明知剝魔處只有他去得，故意做個身分！」曼師道：「取笑是取笑，當真是當真，我可學那暴得人身的，帶頂紗帽，就汝身分的？帝師寫這句『念彼觀音力』要與我妝體面，卻是壞我的體面！剝魔甥女，惱的是我皈依了觀音，而今倒獻將出來，還是可以壓制他，可以勸化他，拿這契書去時，正合著《西廂》上一句曲兒：『嗤！扯做了紙條兒！』你奉承他『大量』，自己說個『至誠』，把我這保人，說仗著南海觀世音的力道，不怕他不肯，只怕連這姊姊妹妹的稱呼，一刀兩段了！」

月君直等他說完，慢慢的分割道：「是我這些話兒說得不明白，倒惹了曼師的氣。那『故至誠』一句，是說沒有利息的，《中庸》上云『故至誠無息』；『念彼觀音力』句，是說與保人不相干，《大士經典》有云『念彼觀音力，還著與本人』，若要清還這項錢財，原著在本人身上。」眾仙師笑個不止，曼尼啞口無言。

鮑師道：「你這光頭！學了坐方丈的善知識，仗著有些機鋒，不問長短，劈頭支扛人家！我且問你，小時不曾唸書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不曉得也罷了，特地送你出了家，連你師父經文上的話也不記得半句兒，做的是什麼徒弟？怪不得剝魔主把你當個人！」曼師忍不住笑起來道：「只有個歇後鄭五作宰相，那有個歇後作帝師的？宗師歲考出題云：『非惟裳必殺之。』一生當作『殺』字解，破題云：『服之不衷，身之災也。』宗師見這兩句原出古文，不像個沒學問的，卻又一時猜不到他的可笑處。而今這紙契書，與這破題無異，我這文宗如何解得過來？」

月君與眾仙師皆笑。曼師又道：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，如今這樣亢旱，百姓要作人癩了！你們只是頑笑過日子，待我發個慈悲，送他些清水吃！」遂手掣了那幅絞綃，騰身半空，打個筋斗，顛倒直入地底，絕無痕跡，止有針大一孔。下達黃泉，噴出一縷水來，逼立萬丈，上凌青漢，霎時煙蒸霧湧，驟雨如注。鮑師道：「觸了他性子，弄出神通來了！」月君道：「正是井泉涸竭，這兩卻也濟事。」

且說曼師從黃壤之下直透至須彌山北頂剝魔宮內，在九彩寶石階中突然而出，端端正正站在魔主面前，朗聲說道：「我到甥女大邦，行的是大邦的道，所以在這底下番一筋斗出來！」

魔主笑說：「還虧姨娘不曾忘卻本來面目，且請問為誰而來？」

曼師道：「非為姊姊來，乃為妹妹來耳！」魔王道：「姊姊是飛燕，妹妹是合德，你一棒打倒兩人，可惜學的是謔文！」曼師道：「適才在汝賢妹宮內，被他一片謔文，把我禁住了。我如今在背後學謔幾句，竟顧不得把個掌教甥女，都謔在裡面了！」

魔王笑道：「也罷，讓你老人家出口氣！但他們是怎樣的謔法？試與我道來。」曼師便向袖中取出絞綃契書，遞與魔王道：「這便是證據。」魔王看了，鼓掌大贊道：「好雙關文法！雖作歇後語，到底說著姨娘皈依觀音的意，咳，出了醜哩！」曼師道：「你們姊妹兩個，都是我老人家的兒女，就出了些醜，有何妨礙呢？但你姊妹近來窘極，若是你這樣一位姊姊不扶持他，這個醜出得大哩！」魔王問：「我妹子做了人間帝師，該受享不盡，怎麼會窮起來？」曼師道：「他只是保養百姓，曷常受享半星？就像個人家父母，粗衣蔬食，省著銀錢，只與兒孫受用。近來頻遇災荒，賦稅全免，庫帑賑發已空，又把自己宮中東西盡行變易，只剩得幾件不是人間應用的。現在百姓日無半餐，帝師的道術，真是滿腹文章不療饑，所以說為妹妹來的，原是句真話。」魔王笑道：「他不去『五賊』，自然要這樣窮的。只怕要窮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哩！」

曼尼也笑道：「仙、佛兩家，要去的是『六賊』，我們本教中，不要去的是『六賊』，怎說要去『五賊』？留的是那一賊呢？」魔王大笑道：「耳、王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彼謂之『六賊』，我謂之『五官』，全靠的五官為賊，方能富貴，怎有去的道理？我所謂『五賊』者，是仁、義、禮、恥、信五種之賊！」曼尼問：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因何改了『恥』字？」魔王道：「『智』字是賊中之王，有了這『智』，方能運用五官，五官皆隨我『智』的號令而行，則五官之賊勝，而仁、義、禮、恥、信之五賊亡矣！即如項籍欲烹太公，劉季笑曰：『願分我一杯羹！』此『仁』賊亡而天下得矣；李世民殺其兄建成、元吉，此『義』賊亡而帝位得矣；楊廣逼奸宣華夫人，此『禮』賊亡而太子定矣；朱溫逼奸子婦，此『恥』賊亡而愛禪命矣；越匡義殺其姪延美、德昭，此『信』賊亡而子孫承帝業矣！反是，則宋襄之行仁義，魯昭之知禮，夷、齊之恥食周粟，夫差之結信勾踐，重則亡國，輕則喪命，纖毫不爽！做官員的，做士民的，總要去盡了『五賊』，方能保守富貴。我今妹子年幼不省人事，也學行些煦煦之仁，子子之義，謙謙之禮，涇涇之信，又不用『智』去號令五官，而反用『恥』去禁閉著五官，其有恥到極處，便是『五賊』強到極處，即與之百萬金銀，總不能保守！」

曼師隨截一句道：「你若真個給他百萬銀子，我料他『五賊』便能去卻四賊。」魔王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曼師道：「那有個借債領銀是整幾百萬的？他先打算著不還人家，方有這事。負了恩錢、恩債，就為不義。做小妹妹的，敢來哄著大姊姊，豈不是無禮？他哄騙了人家錢財，自己卻去裝體面，做個大老官，這也無恥已極。我是與他終日相對的，哄著我做保人，是決然要失信的！」尚未說完，魔王大笑道：「從來慈不掌兵，他殺人也不少了，我說他還有些『仁』，若在三教中看起來，焉得『仁』？我這銀子給得他了！」隨把絞綃券遞還曼師，道：「不要在庫中取得，只濟南建文後殿北簷下靠西邊掘去，有白金八十五萬，黃金十五萬，在地窖之內。本是元季某行中書去盡了『五賊』賺來的。怕的閻羅神拿他游地獄，投在我這邊，還要保全他後世富貴的。總給我妹子用罷！要知道沒有了『五賊』，憑是誰都怕他哩！」曼師道：「怪不得貪官污吏，竟不怕的閻羅，原來有這樣個去并五賊」的大主兒庇護著他！獨是詐了人家多少金銀，究問受用不得，如今卻是我去掘他的哩！」說罷，鼓掌大笑。雙跌一蹬，直下地底。

月君正與鮑師閒坐，忽見那噴水的小針孔內，噴出一線火光，足有萬丈長短，月君亟立起道：「多分曼師來了！」但聽得院內一聲震動，平地裂如方鑿。周圍各四尺許，曼師坐在紫金玲瓏龕內，冉冉而升，萬丈火光，已斂入泥丸宮內。公孫大娘道：「這座紫金龕想是借來金子要熔化的了！」曼師提起龕兒一灑，即是這幅絞綃文契。鮑師便冷笑道：「我知道剝魔把你不當人子，就該撞死在那邊，怎回來見帝師的面？」曼師道：「魔主要老鮑作保，日後若有虧欠，好把葛洪拿去！律上說得好『婦女犯法，罪坐夫男』哩！」月君見說的是趣話，便道：「那有曼師做不來事的？」曼師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還要費好些氣力哩！」

就把前前後後問答的本末備細一說。月君大笑道：「若不壞良心，怎麼哄得人，借得債呢？」隨取素紙一幅，揮下兩三行云：

天雨粟，地產金，無界限，爾民爭。孤有法，與汝分，無彼此，最公平。每一日，每一人，米十合，銀二分。若一家，有十人，米一斗，銀二星。度殘歲，到新春，不與富，只與貧。

寫畢，立刻御朝，召集群臣，令照敕語寫發各郡，並諭六卿，會同京兆尹齊向行闕後殿北簷下正西方掘藏，果得黃金、白金，適符其數。用君命貯大司農庫。

自後，凡屬饑民之家，每晨釜中有米，篋中有銀，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絕，而庫內所貯金銀，暗暗逐日減去矣！

向來百姓都知道帝師法力與佛菩薩一般，恬不為怪，唯有感恩稱頌；卻有一種貪夫，於尋常日用之外，尚多妄想，朝暮磕頭禮拜，希冀多得些的，豈不可笑？那裡知道天要生人，人不得而之死之；天要殺人，人不得而生之。黃金是煉不成的，米粟是吸不來的，一絲一粒，皆有命在。月君費盡無數經營，也只是掘得一藏，乃世間所有之金銀。然後役使鬼神，以銀易粟。就是梁惠王移粟之故智，一用人力，一由神道耳！究竟能享此銀、此粟者，亦皆止應受災，不應受死之人，至若應死於劫者，已早死而無遺。此等救星，卻造化所藉以斡旋大難者也！

兩年以來，月君救災不暇，奚暇北伐？而又值歲星在燕，亦不敢北伐。大臣莫不歎息，卻有廬郡開府景星，特上一疏奏請伐燕。只落得水府將軍，再顯片旗靈異；郵亭衲子，頓生一杖威風。下回方知端的。